

# Wandering and Returning: The Jewishness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Saul Bellow's *Herzog*

WANG Yuq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September 13, 2024

Accepted: October 6, 2024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4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Fund Project by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4ycx1036).*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Yuqi. (2024). Wandering and Returning: The Jewishness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Saul Bellow's *Herzog*.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4), 040–04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4.006.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4.006.p>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scholar Saul Bellow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among domestic scholars since they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1976. At the same time, the Jewishness of himself and his work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by academic critics for many years. Bellow was born into a Jewish family, received a traditional Jewish education from an early age, and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Jewish culture. Therefore, most of his works embody the Jewish consciousness, and *Herzog* is the most typical one. Combined with the Jewish cultural contex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Jewishness of *Herzog*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motif, archetype, and ethics, revealing Bellow's attempt to use Jewish philosophy to cut into the spiritual dilemma of modern people.

**Keywords:** *Herzog*; Jewishness; motif; archetype; ethic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WANG Yuqi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Americ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1820777178@qq.com.

## 流浪與回歸： 索爾·貝婁《赫索格》的猶太性及倫理意義

汪雨琪

西南科技大學

**摘要:** 美國當代作家索爾·貝婁自 1976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便逐漸成為國內學者的研究熱點。其中，關於

他本人及其作品中的猶太性多年來一直被學界的批評家們廣泛討論。貝婁出身於猶太家庭且自小接受猶太傳統教育,深受猶太文化影響。正因如此,貝婁的作品創作無處不體現著濃厚的猶太意識,《赫索格》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作。結合猶太文化語境,從母題、原型以及倫理三個層面全方位地探討小說中的猶太性,從而揭示貝婁希望以猶太哲學切入現代人精神困境的企圖。

**關鍵詞:** 赫索格; 猶太性; 母題; 原型; 倫理

**基金項目:** 西南科技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索爾·貝婁小說的猶太性及倫理意義研究」(24ycx1036)。

## 一、引言

猶裔美國作家索爾·貝婁(Saul Bellow)自小深受猶太文化影響,但他對猶太傳統文化的接受卻非顯性的,而是隱性的,深深隱藏在他的作品當中,用隱喻的方式和藝術化的手法加以呈現。本文以貝婁的早期代表作《赫索格》為研究對象,從母題、原型以及倫理三個角度分析其中所蘊藏的猶太性,進而探討貝婁關注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希望借助猶太傳統倫理為二戰後西方現代人尋求精神良方、提供精神出路的企圖,同時解讀這些猶太性的體現對現代人的精神困境有何啟示,從而深入理解貝婁作品中的猶太文化內涵及其對現代社會的反思。

## 二、《赫索格》中的猶太性體現

「猶太性」(Jewishness)這一概念目前尚未得到統一定義。羅森堡(Rosenberg)在*The New Jewish Identity in America*中提出「傳統意義上的猶太性是指猶太民族的歸屬性」<sup>①</sup>。這意味著擁有猶太血統的人天然具備猶太性,並且無法改變。鄒智勇教授認為,猶太性是指「猶太文化因數在文學上的表徵,即所有密切聯繫於猶太民族的歷史境遇、宗教思想、傳統習俗觀念以及特殊的社會處境的因素」<sup>②</sup>。喬國強教授在其所著的《美國猶太文學》中將「猶太性」定義為:「猶太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達出來的思想觀念,即能夠體現猶太人的生活、性格、語言、行為、場景等特點,以及表達作家本人或其創作人物的思維方式和心理機制」<sup>③</sup>。由此可見,猶太性植根於悠久的猶太歷史傳統和深厚的猶太文化生活中,是猶太哲學思想、倫理道德和宗教習俗的集中表現。索爾·貝婁創作於1964年的《赫索格》就是這樣一部充滿猶太性特徵的小說。

### (一) 猶太母題

#### 1. 「流浪」母題

縱觀猶太人歷史,從《舊約》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走埃及歷經四十餘年抵達應許之地,到西元前六世紀的巴比倫流亡,再到二戰期間納粹屠殺造成整個以色列民族在世界範圍的大流散,「流浪」始終貫穿著整個猶太民族的發展史,是最能體現猶太民族的特徵之一。貝婁在作品中所體現的流浪並不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形體流浪,而更為注重展示人物內心深處的精神流浪。

《赫索格》裏的主人公赫索格及其家人首先遭受的是被迫的形體流浪。蘇俄國內戰爭期間反猶主義盛行,大批在俄猶太人被迫流浪,移居它地,而主人公赫索格自小便跟隨父母過著挨餓受苦、負債累累的逃亡生活。成年後,與瑪德琳的婚姻破裂是其再次流浪的重要動因。離婚後的赫索格被趕出家門,為尋找其立足之地而先後漂泊於紐約、芝加哥等地。然而,作為文化空間的芝加哥排斥著猶太人,身為猶太人的赫索格不得不遵照芝加哥的生存規則行事才能立足於此。因此,遠離城市就成了赫索格擺脫制約和異化的唯一出



路。當然，赫索格的經歷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流浪。他給不同的主體對象寫信卻不寄出，信中對話了整個西方世界不同時代的思想觀念和文化傳統。這一行為不僅體現其內心孤獨、精神漂泊無依的狀態，也是其作為猶裔知識份子被不斷地邊緣化的結果：學術上，赫索格作為一名學識淵博的歷史學教授，卻因自己的猶太身份而淪為學術界的邊緣人物；在家庭中，他遭到了妻子和好友的背叛，將他邊緣化並驅逐；在社會上，他不能接受被美國主流社會同化，卻又無法像父親一樣完全繼承猶太文化傳統，因此他既邊緣於美國主流社會，又邊緣於自己的猶太群體，心靈與精神無處可依，正如自己流浪的民族一樣。

## 2. 「受難」母題

猶太人深受《舊約》的影響，他們將自己視作上帝的選民，肩負為人類犧牲的天然使命。俄國的反猶政策給赫索格的家庭帶來了深重的苦難：赫索格的舅舅米哈爾喪命於俄國大革命；赫索格的祖父家破人亡，生活充斥著饑餓、寒冷、瘟疫和死亡；赫索格的母親薩拉經歷逃亡後淪落至貧民窟，為家庭用盡心血，後因操勞過度病逝；赫索格的父親喬納早年做私酒生意受騙受辱，而後更是窮困潦倒。相比家人所遭受的物質貧困和身體勞苦，赫索格經歷著更多精神層面的苦難。

赫索格自小耳濡目染猶太人悲慘的受難史，成年後，他又遭受了婚姻失敗所帶來的精神上的折磨。在猶太傳統倫理觀中，通姦不僅褻瀆婚姻，更是違背了上帝的誡命，而從小接受猶太教育的赫索格卻遭到了愛情和友情的雙重背叛。面對沉重的現實打擊，他產生了對自我價值的懷疑和否定，深陷於傷痛之中，精神極度崩潰。個人的遭遇使他開始思考整個社會的道德現狀，他通過頻繁地「寫信」，自顧自地與對方辯論，重新思考自己在過去與如今生活中的混亂境況，他試圖能夠為妻友的背叛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甚至最終將原因歸結到了自己身上，認為自己是個「待罪的羔羊」。作為知識份子的赫索格在面對人類問題時，思考要比其他人更加深刻，所以他也必然為之承受更多的痛苦，承擔更重的責任。

## （二）猶太原型

### 1. 摩西原型

小說主人公赫索格即是聖經中摩西原型的再現。首先，赫索格全名為「摩西·厄爾卡納·赫索格」(Moses Elkanah Herzog)，他們都叫「摩西」，並且「厄爾卡納」也出自《希伯來聖經》，意為「上帝創造或佔有」，頗具猶太文化底蘊。此外，他們都出生於猶太家庭，卻浸染於異國文化：摩西成長於埃及，赫索格在新教占主導地位的美國長大，但都未被異族文化所同化。同時，摩西承擔了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拯救整個民族的重任；貝婁則也「在赫索格的身上寄予了尋找民族、人類出路的希望」<sup>④</sup>。

### 2. 聖經情節呼應

小說在情節方面明顯呼應了《舊約·出埃及記》的故事。赫索格在受到情人雷蒙娜的照顧時，想起自己的經歷「像是比埃及的歷史還要悠遠」，這一情節安排使得雷蒙娜恰如《希伯來聖經》中埃及公主救助落難的摩西般將赫索格從內心的煎熬中拯救出來。同時，雷蒙娜盡心照料赫索格並試圖說服他，只有相互安慰才能幫助他走出內心的孤獨困境，赫索格儘管對此十分感激，卻明白只有依靠他自己才能找到擺脫精神困境的出路，呼應了當年埃及公主雖然救了年幼的摩西並將他撫養長大，但面對法老對以色列人的壓迫與剝削，摩西堅持獨自追尋猶太民族的解放之路，最終率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在小說中，赫索格四處奔走，輾轉流浪，最終回到了路德村的鄉下小屋才獲得了內心的寧靜，而摩西也是為了那「流著奶和蜜的地方」艱苦跋涉了四十多年才到達應許之地，進而安居樂業。最後，《希伯來聖經》中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中呼喚摩西，摩西回答：「Here I am. Hineni」，他也正是在這裏領受神諭，開始率領以色列人反抗奴役出埃及，《赫索格》最後一章摩西·赫索格也引用了這句話，以「Hineni」作為他苦難之旅的結束，也意味著他新生活的開啟。

### (三) 猶太倫理

#### 1. 積極樂觀

由於猶太民族複雜的歷史淵源,猶太人始終表現出積極樂觀的精神。以主人公赫索格為例,在猶太傳統和美國現代主流的雙重邊緣化下,他依然沒有放棄尋求自身價值,即使面對數次婚姻破裂也並未喪失生活的希望。在小說最後,他在給默梅斯坦的信中寫到:「一定有利用痛苦的能力,還要有悔改的能力,更要有接受啟迪的能力」。赫索格幡然醒悟,明白了受難的意義,不再為他人的背叛受苦。同樣,赫索格的家人們也是如此。赫索格的父親喬納儘管遭受過反猶主義的摧殘和生活的窘迫,卻仍然沒有失去對生活和人性的希望,堅持著自己猶太式的道德準則去幫助他人;赫索格的母親突逢變故淪落至貧民窟,也依舊沒有消怠生活,反倒是勤勞持家,滿懷著將兒女培養成律師、議員、拉比或是音樂家的願望;面對生活的貧苦,赫索格的哥哥瑞拉依舊「一心圖謀成為百萬富翁,征服整個世界」,哥哥威利始終與病痛作鬥爭,姐姐海倫也以優異的成績從音樂學院畢業。所以對於猶太人來說,「無論生活如何貧苦,此時的地位如何低下,他們從未忘記想像中的顯貴,未來的榮耀以及今後的自由」,這種積極樂觀的態度支撐著他們度過了艱難的生活。

#### 2. 重視家庭關係

傳統猶太家庭關係包括夫妻關係、父母與子女關係、兄弟姐妹關係、主僕關係和朋友及鄰里關係<sup>⑤</sup>。聖經傳統中夫妻關係的實質是丈夫擁有妻子,妻子須得服從丈夫的意願。赫索格的母親薩拉、前妻戴茜、瓦倫丁的妻子菲比都是標準的傳統猶太女性,她們性格溫順、生活節儉,照顧丈夫與孩子佔據了他們的整個生活。其次,猶太人極為重視子女的教育,赫索格的父母將畢生精力都花費在子女身上,即使生活貧苦也要將孩子送到貴族學校接受良好的教育,並始終悉心教導。同時,猶太傳統要求「兄弟姐妹之間要為追求家庭的理想而互幫互助」<sup>⑥</sup>。小說中當赫索格被拘留時,哥哥威利將他保釋出來並關心赫索格的近況,也正是因為這難能可貴的兄弟情誼,最終幫助赫索格從精神困境中脫離出來。最後,猶太民族還極為重視朋友和鄰里關係,以及相關的社會責任,正如聖經中那句名言:「愛人如己」(《利》19: 18),小說中可通過喬納接濟潦倒房客拉維奇、赫索格無私幫助童年好友納克曼等事件體現。總之,家庭和諧是每個猶太家庭所追求的理想。

#### 3. 社群觀念與集體主義

對於猶太人來說,猶太教會堂和猶太社群生活是除了家庭以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根據黃天海的研究,「聖經和猶太教神學中認為,對人也是對神而言,人類社群是神為孤寂帶來的平衡,猶太社團在神的參與下得以誕生」<sup>⑦</sup>,因此猶太人十分重視社群觀念。小說提到瓦倫丁經常參加猶太社群活動、過猶太節日,可以看出即使是進入現代社會,猶太人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之後,社群活動依然深刻影響著猶太人。赫索格從小受到猶太傳統價值觀的影響,但從十六歲開始成為了一名自由思想者,後又接受高等教育,成為一名高級知識份子,因此相較於英美傳統的個人主義觀念,他更傾向於集體主義而不僅僅是局限於自我的領域。他關心整個社會的發展與人類的生存狀況,他在信中訴說了對各方面的個人見解與感受,包括政治、經濟、軍事、道德、環境、宗教乃至人生等,他的思想似乎承擔著整個世界、乃至全人類所面臨的問題。

## 三、猶太性書寫的現實意義——現代人的精神良方

### (一) 赫索格:現代人的縮影

《赫索格》中所體現出的流浪母題,尤其是精神流浪反映了二戰後西方社會中人類普遍的存在困境。長期的戰爭加深了人們對現實的幻滅感,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充滿了迷茫、苦悶和空虛,故而追尋立足之地的表



面是赫索格,實際卻是整個西方世界。同時,二戰後的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種否認個體意義的虛無主義以及把人生歸結為等待死亡的悲觀主義之中,人們認為受難是上天註定的,要想活在世上唯一能做的就是忍受,可見飽受苦難後的赫索格所反映出的不僅僅是「在異化社會的長期作用下被扭曲、被擠壓的猶太人形象,也是遭受殘酷的戰爭創傷後精神備受煎熬困苦的現代西方人形象」<sup>⑧</sup>

赫索格也曾對現代性充滿幻想,但他後來發現,機械化的統治性力量導致人們眼中充滿數字和物質,人性和道德價值體系正逐漸被分裂瓦解。更糟糕的是,這種狀況已經成為國家的政治追求目標並逐漸遷進道德範疇,這也是貝婁一直思考和擔憂的問題。他借赫索格之口說:「人現在可以享受自由了,但如今的自由卻更像一個空洞的口號」。他認為科學技術在帶給人們閒暇的同時,也導致其迷失了生命的方向。事實上,赫索格本人也迷失在這股「自由」的浪潮中。他一邊是性解放的受害者,承受著婚姻破裂和好友背叛帶來的痛苦,一邊迷失在這股自由的潮流中,享受與情人的風流浪漫。小說借桑多之口嘲笑赫索格說,「你們這班人,連自己的問題也解決不了」,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對「赫索格們」的嘲諷。貝婁將赫索格作為現代人的縮影,揭示出二戰後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解放了個人,但沒有給個人以意義空間,人們缺乏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進而深陷虛無主義的精神危機之中。

## (二) 猶太倫理的批判性回歸:現代人的自救

### 1. 質疑苦難教育,宣導積極樂觀

貝婁曾稱,當他寫猶太人物時,他不想將其與猶太文化聯繫起來,因為這樣會使他完全受到身份政治的限制和質化。這樣的表述常常被評論家誤認為貝婁對猶太性的拋棄和背離,但事實上,貝婁的猶太性正是表現在他對猶太傳統的辯證性思考。正如在《赫索格》中,貝婁雖然套用了猶太文化下大家熟知的受難母題,但他卻對這一文化定式提出了批判。猶太教認為受難和犧牲終會為他人帶來解脫和幸福,但貝婁卻借赫索格之口辯駁道:「在通常情況下,苦難只會摧毀人,對人毫無啟迪」。赫索格自小接受父親所灌輸的苦難教育,他在醒悟前何嘗不是堅持著自己的希伯來主義,甚至背叛發生後,他也依舊將罪責歸結到自己身上,結果卻是深陷痛苦與折磨中無法自拔,最終他終於認識到「推崇和讚美受苦,會使人們誤入歧途,我們必須堅決抵制」。小說中最終帶領赫索格走出痛苦的除了手足情誼,還離不開他「血脈」中的樂觀精神。貝婁反對將苦難崇高化,並批評了二戰後彌漫的悲觀主義,他認為生活中雖然充滿挑戰和苦難,但苦難並不是生活的解藥,積極樂觀的態度才是治癒生活的良方。

### 2. 顛覆存在主義,提倡回歸集體

長期的戰亂和動盪為存在主義在美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沃土,在整個西方世界都陷入為生命意義和存在價值而迷茫的精神困境時,存在主義提出人的本質是自我造就的,強調從自由意志出發去創造生活。這如救命稻草一般的出現使存在主義催生出了極端的個人主義和虛無主義。對此,貝婁在《赫索格》中批判道,「當那些傳播恐懼思想的人告訴你,旁人只會傷害你的形而上學的自由時,那你就應該轉臉不理睬他們」。瑪德琳和格斯貝奇這兩個赫索格曾經善待的人,卻合夥欺騙背叛他。可見,存在主義一定程度上會造成絕對的自我,導致個體極端的孤獨、異化和幻滅。但赫索格堅信,「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情,會讓一個人更富有人性」,所以他最終才能在仇恨和善良之間選擇了善,也正是這一刻的向善使赫索格沒有誤入歧途。貝婁在赫索格的身上寄託了自己對於時代和社會的反思:過度追求物質和自我只會蒙蔽人們的內心,造成個人主義氾濫成災,精神價值逐漸被邊緣化,最終導致人類群體關係惡化,社會道德秩序混亂。

《赫索格》中提到:「個人的生活是靠跟宇宙間的一切重新聯繫起來才得以存在的」,個體與現實相比是渺小的,而真正強大的其實是集體的力量。集體的力量正是貝婁所推崇的,他曾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辭中提到,「在我們對自己還未能清楚瞭解自身時,集體成就已遠遠地超過了我們,以至於我們可以指著這些

成就證明我們本身是有價值的」,也就是說,人類作為集體所擁有的力量使個體產生了「人無所不能」的錯覺。貝婁的思想實際上是包含著一種共同體觀念,這不僅是來源於這位站在文學前沿的作家的思想先進性和開放性,也是由於他從小受到的猶太社群觀念和集體主義倫理觀的影響。親情是最終將赫索格從痛苦中解救出來的重要因素,這體現了社會需要個體的回歸以及相互合作,個體是無法單獨存在的。但這種回歸並不是以犧牲個人為代價,在小說的結尾,赫索格依舊「不會把自己交給任何人」,他依然保持著自己對精神價值的追求和精神獨立,只是在立足於現實的基礎上,承擔起了共同體中愛與責任的使命。

## 四、結語

本文深入解讀了小說《赫索格》中的猶太性書寫所體現的現實意義,赫索格是貝婁筆下的現代人的縮影,貝婁在小說中通過敘述赫索格精神流浪、自救與回歸的歷程,傳達出以猶太哲學切入現代人精神困境的企圖,呼籲人們停止將苦難崇高化,宣導回歸集體社會。貝婁從不否認自己的猶太情愫,同時其猶太根基也深深影響著他的作品創作,但面對這位極具世界眼光與格局的作家,我們更應看到他對猶太文化的辯證思考和批判性繼承,體會其猶太性書寫之下所蘊藏的超越國界的普世價值。

### 注釋

- ① Rosenberg, S. E. (1985). *The new Jewish identity in America*.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 ② 鄒智勇:《論當代美國猶太文學的猶太性及其形而上性》,《外國文學研究》,2001年第4期,頁37-40。
- ③ 喬國強著:《美國猶太文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
- ④ 劉分類:《〈赫索格〉中的精神受難與道德困境》,《外國文學研究》,2009年第6期,頁111-121。
- ⑤⑥⑦ 黃天海,梁慧:《論猶太家庭與社會觀念的傳統》,《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頁69-78。

### 參考文獻

- ① Vanheste, J. (2023). No pills, but letters. Saul Bellow's Herzog: The recovery of a depressed academic.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44(2), 129-144.
- ② Nina A. Steers. (1964). Interview with Saul Bellow. Successor to Faulkner. Show 4.
- ③ Cronin G L, Goldman L. (1989). *Saul Bellow in the 1980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 ④ 簡悅:《空間·身份·共同體——重讀索爾·貝婁的〈晃來晃去的人〉》,《外國語文》,2021年第3期,頁52-57。
- ⑤ 羅小雲:《美國猶太文學的發展與特色》,《英語研究》,2016年第2期,頁48-57。
- ⑥ 彭濤:《〈赫索格〉的敘事模式與猶太母題的融合探析》,《當代外國文學》,2023年第1期,頁104-111。
- ⑦ 宋兆霖(譯):《赫索格》,桂林:灕江出版社,1985年版。
- ⑧ 《聖經》中英對照和合本,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07年版。
- ⑨ 徐明鶯,李正財:《身份認同:索爾·貝婁〈赫索格〉中的敘事倫理》,《外語教學》,2020年第1期,頁109-112。
- ⑩ 王喆著:《文化語境視域下索爾·貝婁中期作品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 ⑪ 武躍速:《索爾·貝婁小說中的現代性憂思——從〈赫索格〉談起》,《江西社會科學》,2014年第10期,頁109-114。
- ⑫ 尤廣傑:《索爾·貝婁作品中共同體思想的演變及啟示》,《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24年第3期,頁161-167。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